

GILLETTE & L'ORÉAL, WOMEN USA

VOL. II

Florida • Georgia • Hawaii • Idaho • Illinois • Indiana • Iowa • Kansas



GILLETTE & L' ORÉAL, WOMEN USA — VOL. II

L'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04

佛羅里達、喬治亞、夏威夷、愛達荷、伊利諾、印第安納、愛荷華、堪薩斯。橫越美國的第二段旅程；共同的北極序章在此完整保留，並已收合，方便依序閱讀本系列的讀者。

第零章——共同序章

這一開篇章節由《美國的女人》全部六卷共用。此處全文收錄，並預設可收合，讓整個系列能依序閱讀而不重複。

第零章

在這裡，世界不是一片領土：它是一道極限。北極不歡迎你，不原諒你，不給犯錯留下任何餘地。白色以絕對的姿態統治一切，沉默，沒有記憶。溫度不是氣象數據：它是掠食者。黑夜一連持續好幾個月，壓碎思緒，扭曲人的輪廓，吞噬人的意志。

聚落很少，很小，很封閉。因紐特人、尤皮克人、北極的各民族，住在沒有人會選擇留下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每個人對群體的生存都不可或缺。如果你沒有用，你就成了負擔。而成為負擔的人，會消失在沉默裡，消失在雪中，消失在一個毫不讓步的環境的邏輯之中。

科學基地又添上另一種寒冷：等級的寒冷。在這裡，女人是罕見的存在，是一個必須適應、否則就會倒下的異數。

在這個地方，「失蹤」這個概念並不存在。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。

因紐特與尤皮克女人

北極的女孩不會被嬌養：她是被訓練出來的。她很早就學會抵抗寒冷、黑暗和飢餓。她必須對氏族有用，因為在這裡，身分不是個人的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女人扛起家庭與群體的重擔：食物、火、孩子、獸皮、照料。沒有人談權利。沒有人談脆弱。憂鬱存在，但沒有名字。暴力存在，但沒有證人。

科學基地的女人

受過教育，能幹，習慣紀律。她以研究員、技術人員、醫生的身分來到這裡。她很快就發現，北極不承認學歷。在這裡，只有心理上的韌性才算數。男性的等級制度壓在她頭上，任何一點軟弱的跡象都會被當成軟弱。在這個環境裡，力量是不夠的：需要的是極端的自制。

西方的「外來」女人

在自由中長大，她來的時候以為自己能征服寒冷。但這個地方會把她擊垮：孤獨、狹小的空間、無盡的沉默。基地不是社群，它們是機器。而一個女人，身處一台由男人設計的機器裡，必須奮戰才不會消失。

前往世界盡頭的旅程

我的鄰居Antonio，大家都叫他Nino，多年來一直在說北角、午夜的太陽、那些沒有黑暗的月份。那是一個他揣在口袋裡的夢，像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五月的一個早晨，我按了他家的門鈴，只說了一句：「收拾行李。我一小時後回來。我們30天後回家。」他看著我，又驚訝，又高興。他的妻子很擔心，問我們有什麼打算。「去追一個夢。」我回答。

我們上了車。我們的妻子看著我們，像在看兩個瘋子。但這趟旅行是真的。Nino已經滿肚子問題。「我們去哪裡？我該帶多少錢？」

「放輕鬆，」我對他說，「54個小時就到。才5,000公里。我們開的是新的Range Rover。好好享受這段路。」

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：他比我大12歲，有自己的節奏。我有水和飲料；他有咖啡和生理需求。我們走得越遠，他就越常談起他的人生。那些事，要不是那條沒有盡頭的路，我永遠不會知道。

兩個男人單獨在一輛車裡，永遠在談女人。他這輩子只認識過他的妻子。我笑了。我讓他放心：「我們都一樣。」

他問我，連開60個小時，我是怎麼保持清醒的。我跟他講了俄羅斯的事：22歲那年，我開了51個小時的車，去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。「距離不是限制，」我對他說，「它們是藉口。我從來沒有過藉口。」

抵達白色之中

我們進入了挪威。路邊一家旅舍。我們會把車留在那裡，改乘雪橇繼續前進。

嚮導全身包得密不透風，看不透。她摘下護目鏡時，我才發現她是個女人。一個挪威女人，沉默，直接，冰冷。Nino坐在雪橇中間，她在前面，我這190公分的個子在後面殿後。

天還亮著。我的手錶顯示著時間，卻沒有告訴我現在是夜裡還是早晨。那是午夜的太陽。我們抵達了北角。

Nino哭了。他擁抱我。我笑著對他說：「小心點.....別人會以為我們是同志。」我們笑了，但我們正站在世界的邊緣。

接著，嚴寒來了：零下52°C。

進入真正的北極

他們帶我們到一個金屬貨櫃裡換衣服。極其沉重的鋪棉連身服，用複雜的拉鍊扣起來。

嚮導的費用由我付。Nino被安排進一座冰屋，和幾個男人一起；我被安排進另一座，和一家人一起：一個70到80歲之間的老人，還有三個30到50歲之間的女人。

那是一個封閉的世界。簡單。殘酷。

男人待在一旁。女人們維持著生活的節奏。廁所是離冰屋五公尺遠的一座小土丘：大便還沒落地就凍住了。我的第一泡尿變成了一顆黃色的北極星。那是北方在向我打招呼。

那個中年女人Magi會說一點英語。其餘的都靠手勢、眼神、雙手。寒冷的語言。

我不確定那件連身服怎麼用的時候，她想都沒想，就摸了我的胯下，讓我看一條藏起來的拉鍊。沒有惡意，沒有尷尬：只有功能。生存。

冰屋裡的三天

她們端來食物。燻魚、生魚、鱈魚肝、鯨魚腹肉。還有鯊魚丸。沒有選擇。沒有替代。那就是大自然給的東西。

然後我喝了一種紅色的液體。我以為是葡萄酒。那是過濾、煮沸、加了糖的鯨魚血。我喝了。它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力量。一種原始的能量。我以為是古柯鹼。不是。那是北方進入了身體。

女人們看著我。老人出去打獵。我休息，喝血。三天沒有手機、網路、電腦，沒有Nino。只有我和她們。

沒有夜晚。只有光、火、冰和呼吸。

三個女人躺下睡覺。我找了個地方。最年輕的那個舉起手臂，示意我靠過去。她們放聲大笑。我不明白。她們說我是她們的「聖誕節」。

那是一種說法，意思是我被接納了。

我想給她們一點錢表示感謝。她們拒絕了。她們只想要一個擁抱。還有幾句卡拉布里亞話，好覺得彼此更親近。

在那裡，我明白了真正的禮物的價值：那些買不到也賣不掉的東西。

嚮導的告別

三天後，嚮導來了。她和三個女人談了一個小時。我在外面。我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。那不關我的事。那是她們的語言，她們的世界，她們的法則。

在貨櫃裡，我正在脫衣服時，嚮導走了進來。好奇。直接。北歐式的。她緊緊抱住我。她吻了我。她的皮膚白得像牛奶。她的眼睛藍得像八月的天空。

她求我帶她走。為了離開那個世界，她什麼都願意做。

我帶著敬意微笑。我不能。我不應該。

我只給她留下一個承諾：「如果你需要什麼，就寫信給我。我會幫你。」她連錢都拒絕了。她是個美麗的女人，卻很孤單。一種從遠處看不見的孤單。一種寒冷不會原諒的孤單。

回家

我們去接Nino。他興奮極了。他不想回去。但我和他的妻子有約。

他把他的三天講給每個人聽。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從來不和男人分享任何事。只和紙分享。

就這樣，Nino回到了他的世界，而我已經在前往另一個世界的路上。另一個目的地。另一場相遇。

歡迎你。

尾聲

北方不會帶走你：它會改變你。而它永遠不會

把完整的你還回來。男人來到北極，尋找光、寂靜、照片、夢想。女人留下來，為了生存。

男人講述他們看見的。女人對她們經歷的保持沉默。

男人回去了。女人留下來。她們留在寒冷裡，留在雪做的房子裡，留在無人聽見的沉默裡。她們留下來，支撐那些從不讚揚她們的群體。她們留下來，保護孩子、老人、陌生人。她們留下來，無人看見。

我從那裡只帶走了一段記憶：一個美麗的、美得不可思議的女人，卻孤單一人。不是浪漫意義上的孤單。是人性意義上的。是悲劇意義上的。

反思

北方不殺死身體。它殺死存在。剩下的只有白色：一個女人在其中同時生活又消失的地方。

這就是我寫作的原因。因為極端之地不會講述自己的故事。而穿越它們的人，沒有保持沉默的奢侈。

我不會。我不會。我的土地生下了我，而世界的其他地方接納我，不是當作客人，而是當作家人。

從北方絕對的潔白，我降落到美國絕對的混亂之中。

美利堅合眾國

不可能的任務

為一家美國公司工作18年，會給你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都給不了的東西：一種工作文化、一套程序、一個清楚的使命，以及一套價值體系——那不是理論，而是每天的實踐。他們不向你解釋這些；他們替你把它們建起來。而且他們做這件事，不會徵求你的同意。

我在紐約辦公室時，有人給了我一份我從未想像過的工作。不是升遷。不是調職。是一場實驗。

一項機密計畫，目的是驗證美國境內的一種人際關係模式。他們沒有挑選經理、心理學家或培訓師。他們挑選的是擁有某種真實世界經驗的人。而我的名字出現了——儘管我做了18年的銷售。他們看的不是職位：他們看的是頭腦。

這項測試說起來簡單，完成起來卻極其困難：

在一年內走遍美國50個州，城市由我自己選，每個地方至少待一個星期。

最後兩週是強制休假。所有開銷由他們負擔。我只需要生活、觀察、理解，並在每個星期一交一份報告。一份有人味、乾脆、精確的紀錄。

我簽了合約。我通知了家裡。他們什麼都沒問。他們只想知道每個月的生活用品到了沒有。我即將面對美國的一整年。他們，一如既往，面對的是下個月。

為了保險起見，我的薪水直接匯進我在義大利的銀行帳戶。那是一種客氣的說法，意思是：「別做蠢事。用你手上有的過日子。讓我們看看你到底是誰。」

直到15年後，我才拿到我當年的原始報告、那些分析，以及他們蒐集的關於我的資料。這本書就是從那裡誕生的。我獲准出版它，只有一個條件：永遠不說出委託這項計畫的公司的名字。

這不重要。這個故事不是關於商標的。它是關於一個男人，身處一個除非親身經歷、否則不可能理解的國家。

我要從最遠的地方出發嗎？

合乎邏輯的選擇是從邊緣出發，而不是從中心。理由很簡單，有兩個：

1. 我剛進入這場實驗：頭腦最清楚，注意力最集中。
 2. 從最極端的地方出發，我就能修正航向，乾淨俐落地完成旅程。
- 我不需要從波士頓或芝加哥出發。我必須從一道邊界出發。從一個只在紙面上屬於美國的地方出發。
- 我選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諾。與世隔絕。只能搭船或搭飛機到達。一座不屬於任何人的城市。最理想的起點。

最佳化資源

出發之前，我做了一件美國人最尊重的事：我像個專業人士、而不是像個觀光客那樣安排自己。

我打電話給三家最受歡迎、國內航線網最大的航空公司。不到一個小時，我就買下了一本五十張的國內機票套票，便宜了60%。

沒有時間限制。沒有天數限制。沒有任何約束。只有一個條件：一年內用完。

我對連鎖飯店、Uber計程車和租車公司也如法炮製，然後擬了一份像樣的行程表：各個站點、移動方式，但沒有時間。

我準備好了。

那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成功。第一個跡象：我懂得怎麼移動。美國獎勵行動的人，而不是等待的人。

公司看到這筆交易時，做了美國文化一向會做的事：他們查核了可靠性。

我有能力應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動嗎？我有能力處理意外、距離和緊急狀況嗎？我能獨立嗎？

為此，出發之前，我又確定了另一個關鍵的細節：

我確保自己的信用卡每月額度至少有10萬美元。

那不是拿來花的。那是用來證明我們管得住它。美國人就是這樣想的：如果你沒有自主，你就沒有自由。而如果你沒有自由，你就無法被評估。

從那一刻起，這項計畫不再是一份差事。它是一項使命。

現在，我們真正上路

阿拉斯加屬於美國，只是因為地理。它是另一個世界。

那是女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地方。是報案永遠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。是城市只不過是野蠻大陸中央幾座文明孤島的地方。

朱諾是我的第一場考驗：一座沒有任何道路與國家其他地方相連的首府。一塊感覺不像美國的美國。

在這裡，我開始明白一件事：這趟旅程不會是地理上的。它會是人性上的。

第1組 (第一卷)

阿拉巴馬——阿拉斯加——亞利桑那——阿肯色——加州——科羅拉多——康乃狄克——德拉瓦——佛羅里達——喬治亞

第2組 (第二卷)

夏威夷——愛達荷——伊利諾——印第安納——愛荷華——堪薩斯——肯塔基——路易斯安那——緬因——馬里蘭

第3組 (第三卷)

麻薩諸塞——密西根——明尼蘇達——密西西比——密蘇里——蒙大拿——內布拉斯加——內華達——新罕布夏——紐澤西——新墨西哥

第4組 (第四卷)

紐約——華盛頓

第5組 (第五卷)

北卡羅來納——北達科他——俄亥俄——奧克拉荷馬——奧勒岡——賓夕法尼亞——羅德島——南卡羅來納

第6組 (第六卷)

南達科他——田納西——德州——猶他——佛蒙特——維吉尼亞——西維吉尼亞——威斯康辛——懷俄明

佛羅里達州

佛羅里達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。

它是全世界眼中的度假勝地：海灘、陽光、遊樂園、棕櫚樹、雞尾酒、溫暖的海、邁阿密、奧蘭多、坦帕。到處都是色彩。一種永不停歇的幸福假象。

但住在那裡的人知道，佛羅里達也是：——長期貧困——付不起的房租——深刻的不平等——掠奪式的觀光——週期性的風暴——季節性工作——脆弱的社群——極高的家庭暴力——被丟在邊緣的老人。

這是一個有兩張臉的州：給觀光客的明信片，以及給撐起它的女人的現實。在佛羅里達，女性的缺席很少被談起。它藏在沙子、大海和不得不擺出的笑容底下。但它在那裡清清楚楚，每一天。

興旺的女人在消失，原因是社會負擔過重、永遠的不穩定、不足的服務，以及那些讓經濟運轉卻得不到承認的隱形角色。

這是一種運作上的消失，不是象徵性的。

年長者的照護員——52歲

佛羅里達是美國的養老院。數百萬名長者住在這裡，很多沒有家人，其他人則有嚴重的健康問題。

支撐他們的不是那些機構：是女人。

她是照護員、健康助理、安養院員工。她經常在艱困的條件下工作：漫長的班、低薪、難搞的病人、什麼都省的私人機構，還有巨大的責任。

她必須抬起身體、給藥、清潔、洗澡、傾聽、安撫、扶住。

她沒有時間給自己。她沒有錢可以存。她的人生繞著別人的脆弱打轉。

她的缺席是身體上的：沒有一天真正屬於她。

如果她不在了，沒有人會取代她。這個體系沒有她就撐不下去，卻假裝可以。

觀光區的女服務生——26歲

佛羅里達靠觀光興旺。觀光靠女人興旺。

她在餐廳、飯店、酒吧、度假村、遊樂園、賭場、海灘俱樂部工作。她沒有作息：她有班表。她沒有穩定：她有季節。她沒有職涯：她只是活下去。

她的生活是：——強制的微笑——不斷的要求——決定這個月過得如何的小費——傲慢的客人——一分鐘就能換掉她的經理——永不停止的情緒勞動。

夜裡，她很晚才起身離開，疲憊不堪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又重新開始。

她的缺席是道德上的：對觀光客來說，她不存在。她是一項服務，不是一個人。

她每天都看見大海，但大海不屬於她。

來自內陸地區的移民女性——31

歲

遠離海灘與現代城市的地方，才是真實的佛羅里達：田野、溫室、貧窮的小鎮、勞力工作。

移民女性——通常是拉丁美洲人或海地人——撐起了這個州不想讓人看見的一切：——打掃房子——農業——食品包裝——低薪的服務——非正式的保母工作——汽車旅館的夜班。她們害怕當局，靠很少的錢過活，把錢寄回家。很多人孤身一人，其他人則要在艱困的街區養大年幼的孩子。

她的缺席既是經濟上的，也是語言上的：她英語說不好，不知道怎麼求助，她沒有真正的權利。體系利用她。等到不再需要她，就把她丟下。

她是那個讓佛羅里達保持乾淨、而佛羅里達卻不承認她存在的女人。

與風暴共存的女性——37

歲

佛羅里達活在颶風持續的威脅之下。每一季都帶來焦慮：準備、封窗、等待、希望。

風暴來襲時，誰來保護房子、孩子、證件、我們僅有的那一點東西？永遠是她。

許多女人住在：——活動房屋——老舊的公寓——高風險的沿海地區——邊緣的街區。

每一場颶風都意味著：撤離、失去工作、把地上的水清掉、搶救所剩無幾的東西。

而且往往意味著獨自去做。

她們的缺席是環境上的：州政府承諾保護，但受打擊最重的卻是她們，被迫崩潰，再從零開始。每一場風暴，她們都失去某種沒有人

能彌補的東西：力氣、時間、心理的穩定。

尾聲——佛羅里達州

佛羅里達活在持續的對比之中：絕對的光明與絕對的黑暗。國際觀光與在地的不穩定。看得見的財富與結構性的貧窮。

這裡的女人不是一夜之間消失的。她們慢慢地耗盡，在班表、炎熱、颶風、客人、老人、孩子、不確定的工作，以及高得嚇人的生活成本之間。

佛羅里達女性的缺席不是一個事件。它是一個過程。

一種對能量、時間、尊嚴和承認的持續扣減。

這個體系靠她們活下來，卻表現得好像她們不存在。

反思——佛羅里達州

佛羅里達教會我們一件簡單的事：女性的缺席可以是彩色的。

要抹去一個女人，不需要阿拉斯加的寒冷、阿拉巴馬的歷史，或亞利桑那的嚴酷。

有時候這樣就夠了：——一個看不見的觀光客——一個需要依賴人的老人——一個剝削人的雇主——一場帶走一切的颶風——一份永遠不夠的薪水——一筆不可能付得起的房租——一種不承認隱形勞動的文化。佛羅里達是女人在陽光下工作、卻活在陰影裡的地方。

這就是它在這一卷裡的原因。因為它呈現了真相：即使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，對撐起它的人來說也可能是最殘酷的。

喬治亞州

喬治亞是一個雙重的州：表面現代，骨子裡古老。

亞特蘭大快速前進：科技、機場、音樂、大學、黑人企業、全國政治。然而，這個州的其他地方停滯不前：鄉村、食品工業、宗教、保守主義、穩定的貧窮。

這是一個寫下民權歷史的地方，卻把許多自己的女人留在了後頭。

喬治亞不是用明顯的暴力抹去女人。它用傳統的重量、不動如山的貧窮、無人分擔的家庭責任、看似正常的辛苦又低薪的工作來抹去她們。

在這裡，女人是支柱、是引擎、是中心。正因為如此，她們被視為理所當然，被視為理所當然，被利用，被過度負擔，在決策中被忽視。

喬治亞是一個靠女人的肩膀活著的州，卻表現得好像那份重擔是天生的。

食品業的女性——30歲

喬治亞是美國雞肉與肉品產業的重鎮之一。巨大的工廠、沒有盡頭的生產線、辛苦的班、寒冷的環境、不停的噪音。

在這裡工作的女人面對的是：——令人筋疲力盡的重複——割傷、壓傷、慢性疼痛——持續的監督——生產時間的壓力——脆弱的合約——永遠不會上漲的薪水。

食品工業從不停止：不為疾病停，不為懷孕停，不為家庭問題停。

如果她不在，半小時內就有人取代她。沒有人問為什麼。沒有人看她肩上扛著什麼。

她的缺席是工業上的：被簡化成機器的一個零件。一個必須運作的號碼。不是一個必須被理解的生命。

黑人社群的女性——48歲

在黑人的喬治亞，女人就是一切：母親、勞工、引路人、精神支柱、歷史的記憶。

是她撐起了大家庭，是她在家裡家外工作，是她養孩子、往往連孫子也一起養，是她在男人因為不穩定的工作、疾病、監獄或憂鬱而消失時，把整個社群維繫在一起。

她扮演著巨大、卻從未被承認的角色。

在亞特蘭大，她在這些地方工作：——學校——醫療——辦公室——公共服務——交通——救助。在南方鄉村更是如此：——農業——商店——教會——照顧老人——為破碎家庭提供非正式的支援

她的缺席是社會上的：每個人都用她，每個人都要求她，但沒有人把她放在決策的中心。

她是那個撐起整個民族、卻永遠不能倒下的女人。

活在信仰與控制之間的女性——

44歲

喬治亞是美國最虔誠的州之一。這裡的教會不是靈性：它是社會組織。

對許多女人來說，信仰是她們唯一能喘息的空間。但很多人也被同一個結構困住。

僵硬的角色：——虔誠的妻子——在場的母親——體面的女人——社群裡的活躍成員

嚴格的規則：——不要表現軟弱——不要「玷污」家庭——不要在公開場合反駁男人——不要偏離傳統角色。

對許多女人來說，宗教是避風港。對其他人來說，它是控制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無法真正表達自己是誰，因為社群給了她一個預先定好的形象。她微笑是出於義務，不是選擇。

郊外的隱形女性——32歲

在亞特蘭大之外，時間慢了下來。小城市、最低限度的服務、差勁的學校，幾乎沒有交通。

這裡的女人過著充滿沒有解答的小問題的生活：——低薪——上漲的房租——不足的學校——遙遠的醫療——普遍的成癮——缺乏機會——體力或重複性的工作。

她們在超市、速食店、倉庫、清潔工作和在地小店工作。每個月都是一場財務之戰。每一年看起來都一樣。

她的缺席是地域上的：她住在一個不會改變、也不讓她改變的地方。

困住她的不是一扇關上的門，而是一整片靜止不動的地理。

尾聲——喬治亞州

喬治亞是一個要求你知道往哪裡看的州。如果你看亞特蘭大，你以為你看見了現代。如果你看南方鄉村，你看見古老的歷史。如果你看產業，你看見經濟最艱苦的那一塊。如果你看社群，你看見偽裝成正常的困苦。

這裡的女人不是突然消失的。她們慢慢地被磨損，壓在這些之下：——僵硬的傳統——繁重的勞動——強加的角色——溫和的貧窮——巨大的責任——要求很多、給得很少的社群。

喬治亞女性的缺席不是一片空白。它是一份重擔。

一份女人扛著、從不抱怨的重擔，因為她們身邊沒有任何人讓她們習慣被傾聽。

反思——喬治亞州

喬治亞說明了一個殘酷的真相：有些州，女人不是被創傷抹去的，而是被習慣。

她撐住是正常的。她多做一點是正常的。她無所不在是正常的。她不下是正常的。她累了還微笑是正常的。

而當某件事變成「正常」，它就不再被看見。

喬治亞教會我們，缺席可以由傳統本身建構出來：不需要公開的暴力，一個強加了數十年的社會角色就夠了。

這裡的女人並不要求被看見。她們只是要求不要被她們撐起的體系耗盡。

而這就足以把它放在這一卷的核心。

夏威夷州

夏威夷是美國最優雅的騙局。

對世界來說，這些島嶼是天堂：海灘、碧綠的海水、衝浪、完美的氣候、明信片、型錄式的觀光。到處都是色彩，表面的平靜，壯觀的大自然。

但真實的夏威夷完全不同：——高得極不合理的生活成本——低薪——集中的土地所有權——吞噬資源的觀光——被邊緣化的在地社群——被抹去或被賣掉的身分——藏在完美風景後面的貧窮。

這裡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為明顯的暴力。她們消失，是因為她們住在一塊向世界販賣一種形象、卻對住在裡面的人隱藏另一種形象的土地上。

她們的缺席是雙重的：——在觀光數字裡看不見——在美國的文化敘事裡看不見。

夏威夷不是一擊就抹去女人。它用緩慢抹去她們。用經濟。用不留餘地的觀光。用被偷走的身分。

款待業的女士——34歲

夏威夷靠觀光興旺。櫃檯人員、女服務生、房務員、客房服務、水療、觀光活動。在這裡，女人是這個體系的心臟。

她工作的環境看似完美，實際上卻是：——節奏快——薪水低——要求不斷——時間不可能——要求強制微笑的經理——常把她當成「套裝行程的一部分」的客人。

她和兩個永遠的問題一起生活：

1. 讓人無法接受的房租（很多人和三、四個人合住）

2. 高到破表的生活成本（每樣東西的價格都是

美國本土的兩倍）

天然的天堂就在她四周，但她的人生是每天和開銷賽跑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上的：她在一個她負擔不起的天堂裡工作。

夏威夷原住民女性——29歲

原住民女性是夏威夷的心臟，也是處境最不利的人。

歷史很清楚：殖民、失去土地、文化的強加、侵入式的觀光。她的人生是在傳統、家庭、工作和文化抵抗之間的平衡。

她經常在必要的部門工作：——學校——醫療——社區協助——社會計畫——傳統農業——文化活動。

她扮演著巨大的角色，卻不被承認。她的文化被當成民俗賣給世界：舞蹈、音樂、象徵，變成了觀光娛樂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的身分被展示，卻不被尊重。

她作為形象無所不在，作為聲音無處可尋。

撐起多代同堂

家庭的女性——46歲 在夏威夷，有很多多代同堂的家庭：不是因為傳統，而是因為經濟上的必要。

三代人住在同一間房子裡，往往很小：祖父母、父母、孩子、兄弟姊妹。

這裡的女人是整個結構的脊梁：——她工作——她煮飯——她照顧孩子——她協助老人——她充當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梁——她管帳——她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應付各種問題。

她的空閒時間少得驚人。幾乎沒有個人空間。巨大的情緒負擔。

她的缺席是家庭內的：每個人都依賴她，但沒有人看見她真正是誰。

家庭是她的力量，也是她的牢籠。

活在孤立與自然之間的女性——32

歲

在檀香山和度假村之外，是一片多樣的群島：偏遠的島嶼、小村落、孤立的社群。

這裡的工作是：——農業——漁業——維修——小型服務——基本的學校——社區照護。

從美國本土看來，這個女人過著看似簡單的生活。其實很艱苦：有限的交通、遙遠的醫療服務、幾乎為零的機會、普遍的成癮、高得離譜的物價，以及被視為正常的心理孤立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活在權力的地圖與國家的想像之外。

大自然是一種美，也是一種孤獨。

尾聲——夏威夷州

夏威夷是一個一切都成雙的地方：美麗與辛勞、財富與貧窮、形象與現實、觀光與失根。

這裡的女人被抹去，不是因為戲劇性的事件，而是因為經濟。因為歷史。因為入侵的觀光。因為壓垮人的生活成本。因為那個呈現一切、唯獨不呈現她們的完美敘事。

夏威夷女性的缺席是由這些造成的：——被偷走的身分——低薪的工作——被賣掉的文化——沉重的家庭——沒有個人空間——不確定的未來。

夏威夷看起來很輕盈。它不是。

反思——夏威夷州

每個州都呈現缺席的不同面孔。在夏威夷，缺席有大海的顏色、沙子的形狀、被剝削的傳統的聲音。

在這裡，女人作為形象是看得見的，作為人是看不見的。她被用在觀光行銷裡、賣給遊客的民俗裡、度假村完美的照片裡。

但她真實的生活是：——昂貴的——累人的——充滿責任的——充滿妥協的——幾乎沒有社會上升的機會。

夏威夷教會我們，即使是天堂，也可以建立在居住其中的人的缺席之上。

這就是這個州在書裡的原因：不是作為夢想之地，而是作為證據，證明世界只看表面，忽視那些撐起現實的人。

愛達荷州

愛達荷是一個活在陰影裡的州。它不發出聲音，不吸引注意，美國其他地方幾乎從不談論它。

它是山、農業、馬鈴薯、畜牧、寒冷、距離、寂靜。它是一塊大自然豐富、機會匱乏的土地。一個時間走得很慢、女人的生活走得更慢的州。

愛達荷不是用驚人的暴力抹去女人。它用孤獨、僵硬的宗教、服務的缺乏、地理的距離、分散的貧窮，以及一種認為女人理所當然要撐起一切的文化來抹去她們。這裡女性的缺席是地理的產物：空間巨大，資源稀少，社群封閉。

農業的女性——36歲

愛達荷靠農業和畜牧業興旺。女人一直都是供應鏈的一部分。她們不被稱為「幫手」，而是因為沒有她們，什麼都運作不了。

她在田裡、在畜欄裡工作，打理家務和孩子，常常分不清工作和私人生活。

天亮前起床、動物、冰冷的水、清潔、收成、為所有人準備的飯菜。沒有休假。沒有另外的薪水。這一切都是「家庭」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上的：她像男人一樣工作，但官方說法是「她沒有工作」。

她不出現在薪資、文件或統計裡。她只存在於辛勞之中。

保守教會的女性——42

歲

愛達荷有強大的、往往是保守的宗教存在。在這裡，女人必須體現特定的模式：母親、妻子、虔誠的人、沉默、體面、隨時待命。

社群在觀察。評判。糾正。

她承擔不起走出自己角色的代價：任何偏離都是家族的污點。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是在身體上消失；她是在分派給她的角色裡消失。

她無所不在，卻無法表達自己。

隱形工作的女性——30歲

在農地和教會之外，是一些小城鎮：楠帕、愛達荷瀑布市、波卡特洛。

這裡的女人做的是：——收銀員——清潔工——客服中心人員——店員——速食店員工——學校助理。

這些工作撐起了整個社群，卻建立不了職涯，不允許成長，也不保證安全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上的：她的生活不被政治視為「重要」，不被納入發展計畫，不出現在公共討論裡。

她是那個讓「平常的」愛達荷浮在水面上、卻沒有人談論的女人。

活在距離之中的女性——51歲

在愛達荷，住家和社群之間相隔數小時。漫長的道路、遙遠的醫院、很少的學校、很少的商店。

住在這裡的女人面對的是：——心理的孤立——嚴酷的冬天——遙遠的醫療服務——永遠等不到的救援時間——完全困在家裡的生活——普遍的成癮——隱藏的貧窮。如果發生緊急狀況，她是一個人。如果她有問題，她就等。如果她累了，沒有人看見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距離之中。她存在，但在地圖之外。

尾聲——愛達荷州

愛達荷是一個森林、山脈和寂靜的州。而在寂靜中，女人更容易迷失。

她的缺席不是醜聞，不是新聞，不是數字。它是一種每天的空洞，由這些造成：——僵硬的角色——沉重的鄉村生活——艱難的地

理——疲弱的經濟——只會強加、不會傾聽的宗教。

愛達荷不是用噪音傷人。它用冷漠傷人。

反思——愛達荷州

每個州都有一種缺席的形式。在愛達荷，缺席的形式是距離。

在這裡，女人不是被推出體系之外：體系甚至看不見她。

她是隱形的，因為她住在什麼都到不了的地方：沒有資訊、沒有醫療、沒有政治、沒有機會。

愛達荷證明，抹去女性的存在不需要悲劇。只需要一塊走得比生命還慢的土地。

這就是這個州在這一卷裡的原因：因為它的缺席不發出聲音，卻重得像一座山。

伊利諾州

伊利諾是一個極端對比的州。芝加哥是一座巨大的都會，中西部的工業與金融心臟。一個文化巨人，暴力、有創意、支離破碎。這個州的其他地方是另一回事：鄉村、小鎮、農業、隱藏的貧窮，以及保守的心態。

這是一片雙重的領土：都會與鄉村、現代與衰退、機會與失敗、大學與被遺棄的街區。

在伊利諾，女人消失不只為了一個原因。她們消失，是因為她們必須在太多不同的世界、太多破碎的體系、太多永無止境的日常要求之間周旋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的、鄉村的、經濟的、社會的。這取決於她住在哪裡，但結果都一樣：她扛著重擔，而不是得到承認。

來自芝加哥艱困街區的女性——

32歲 芝加哥是兩座城市合而為一：一座出現在電影裡，另一座沒有人想看。

她住在第二座。在那些街區裡：——暴力是正常的——學校很弱——商店關門——醫療太貴——政府伸不到手——警察來得晚，或者來了也辦不好。

她在任何能工作的地方工作：速食店、超市、清潔、低薪的托兒所、最低限度的救助。她的問題不只一個：而是同時有十個。要保護的孩子、要付的房租、緩慢的交通、不可能的時間表、充滿敵意的環境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的：她住在一座舉世聞名、卻從不往她這邊看的城市。

醫院與診所的女性——44歲

伊利諾擁有全國最重要的一些醫療機構。在那些響亮的名字背後，是成千上萬的女人：護理師、技術人員、操作人員、照護員、支援人員。

是她們讓這些維持運作：——急診室——超載的病房——脆弱的病人——夜班——不斷的緊急狀況。

這是一份不給你喘息、在身心上都把你磨損的工作。

她的缺席是運作上的：如果她停下，整個體系就崩潰，但她的聲音沒有她的工作那麼有分量。

她是那個治療所有人、卻沒有人治療她的女人。

鄉村女性——50歲

在芝加哥之外、遠離大學的地方，是很少人認識的鄉村伊利諾：廣大的田野、空蕩的道路、小學校、遙遠的醫院。

這裡的女人活在艱難的現實裡：——季節性農業——完全困在家裡的生活——封閉的社群——很少的服務——男人之間普遍的成癮——心理的孤立。她沒有機會。她沒有選擇。她沒有支援網絡。

她的缺席是地域上的：她消失在距離之中，不是因為她沒有價值，而是因為她住在世界到不了的地方。

從事服務業的拉丁裔女性——29歲

伊利諾有一個龐大的拉丁裔社群，特別是在芝加哥和它的工業郊區。

移民女性是整個產業看不見的支柱：——餐飲——清潔——照顧老人——飯店——輕工業工廠——保母——物流配送。

她努力工作。她賺得很少。她兼兩份工作。她盡力說英語。她獨自、或幾乎獨自養大孩子。

她是那個讓別人過得舒適、自己卻從未得到同樣空間的女人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上和語言上的：她沒有聲音，沒有保護，沒有時間抱怨。

尾聲——伊利諾州

伊利諾是一個複雜而沉重的州。女性的缺席不只一種。至少有四種，各不相同，全都真實：

——城市的——醫療的——鄉村的——移民的

場景改變了，結果卻沒有：女人做著州政府已經不再做的一切。

而在她撐住的同時，她消失了。伊利諾抹去女人，不是因為忽視她們。而是因為把她們視為理所當然。

反思——伊利諾州

每個州都證明了真相。伊利諾證明的是這個：

即使一個女人無所不在，她也可能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中缺席。

她在醫院的班表裡，在貧窮的街區裡，在孤立的鄉間，在拉丁裔經濟的隱形工作裡。

她出現在每一項必要的功能裡，卻被排除在每一張決定這個州未來的桌子之外。

伊利諾女性的缺席和她們的貢獻成正比：她們撐得越久，就越不被看見。

正是這個有缺陷的等式，讓這一章成為必要。

印第安納州

印第安納是一個靠習慣、而不是靠改變過活的州。它是中部美國，那種不上新聞、什麼都不要、日復一日過著彷彿一切都會維持原樣的美國。

它是一塊這樣的土地：——保守的基督教——農業——小鎮——機械工業——沒有盡頭的高速公路——不原諒疲憊的緩慢節奏。它不是一個會爆發的州。它是一個會消耗的州。日復一日。

這裡的女人消失，不是因為明顯的創傷。她們消失，是因為她們必須應付一個不是為她們設計的結構：家庭、工作、宗教、僵硬的角色、小型社群、沉重的期待。

在印第安納，女性的缺席是正常的。

被社會接受。彷彿女人次一等是天經地義的。

工廠的女性——33歲

印第安納到處都是工廠：汽車、引擎、零件、機械。漫長、重複、吵雜的生產線。

這裡的女人做的是：——組裝——檢驗——裝配線——品質管制——工業倉庫。

艱苦的節奏，累人的班，一副被磨損的身體。

薪水夠用，但不能讓人解脫。生活維持不變：家 → 工廠 → 家。

她的缺席是身體上的：工作在她四十歲之前就把她耗盡。疼痛、背、手臂、膝蓋。一副帶著生產體系簽名的身體。

她是那個生產美國引擎、卻負擔不起自己所造之物的女人。

福音派教會的女性——45

歲

印第安納是中西部最虔誠的州之一。福音派教會到處都是，社群緊密，角色界定分明。

在這裡，女人活在一個精確的範圍裡：——妻子——母親——教育者——虔誠的存在——家庭的道德典範。

問題不在信仰。問題在包圍著信仰的社會控制。

如果她分居，她會被評判。如果她改變人生，她會被孤立。如果她不守規矩，她就成了壞榜樣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能以本來的樣子出現，只能以應該的樣子出現。

她無所不在，但永遠是以一個被強加的角色。

鄉村女性——51歲

在小鎮與工廠之外，是鄉村的印第安納：廣大的田野、零散的房屋、小型社群、漫長的沉默。

這裡的女人在沒有支援的情況下生活：——很少的醫生——沒有交通——遙遠的商店——資源極少的學校——季節性的農業工作

——全部的家務責任。

她沒有餘裕。她沒有安全網。她沒有選擇。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住得離一切太遠，沒有人建造能到達她的服務。

這是一個緩慢、被遺忘的美國，而她被困在那裡。

最低限度服務的女性——29歲

在印第安納的城市——韋恩堡、伊凡斯維爾、南本德——女人撐起了沒有人想看見的工作：

——低薪的收銀員——清潔工——速食連鎖店的女服務生——老人的照護員——便利商店店員——非正式的保母

她工作很多，賺得很少，永遠活在下個月裡。

她的問題不只是錢。是心理上的：她看不見未來。她看不見成長。她看不見任何改善的可能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上的：她對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或缺，同時卻被當成一分鐘就能替換的人。

尾聲——印第安納州

印第安納是一個靜止的州。而在靜止的時代，女人更快迷失方向。

這裡沒有偉大的革命，沒有偉大的改革，沒有改變的推力。

女人撐起：家庭、工作、社群、宗教。

而在她撐住的同時，她消失了。她的缺席由正常構成：它不是新聞，不是醜聞，不是緊急狀況。

它是緩慢而持續的扣減。

反思——印第安納州

每個州都有一種缺席的形式。在印第安納，那是日常例行的形式。

在這裡，女人出現，並與來自三股力量的隱形共處：——傳統——不被看見的工作——評判而不傾聽的社群。

正常變成牢籠。角色變成身分。努力變成義務。

印第安納教會我們，女性的缺席可以在沒有惡意的情況下被建構出來：只要從來沒有人問一個女人她真正過得怎樣。

這就是這個州在書裡的原因：因為抹去一個人不需要悲劇。日常生活就夠了。

愛荷華州

愛荷華是美國的農業心臟地帶。一望無際的玉米、黃豆、農場、筒倉、筆直的道路、遙遠的房屋。從外面看，它像一個簡單的州：工作、家庭、寂靜。但住在那裡的人知道，簡單是一張面具。面具後面是一種沒有人解釋的複雜。

愛荷華既不現代也不落後：它是靜止的。一種堅實的、農業的、保守的、務實的靜止。一個由土地的循環決定一切、女人必須適應一種不考慮她們生活的節奏的州。

在這裡，女人消失不是因為戲劇性的事件。她們消失是因為持續的疲憊、不變的角色、選擇的缺乏，以及一片廣大而空曠、吞噬她們時間、精力和身分的土地。

愛荷華女性的缺席是農業的、家庭的、心理的。這是一種緩慢的消失，沒有人看見，因為它看起來「正常」。

農場的女性——37歲

她不是在農場上「幫忙」。她一直都在工作。

她天亮前醒來，打點牲口，準備工具，照料作物，打掃，煮飯，安排，開車，修理。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循環：一季接一季，一年接一年。

她沒有薪水。她沒有工時。她沒有保障。

工作被視為「家庭」，因此從數字、帳目和承認中消失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上的：她做了50%的工作，卻哪裡都找不到她。

她不可或缺，卻不存在於文件之中。

活在宗教與

社群之間的女性——45歲 在愛荷華的小鎮，教會比政府更有影響力。它們決定角色、行為和界線。而對女人來說，劇本永遠一樣：

——母親——妻子——體面的人——參與社群——永遠不越界

她不能分居而不被污名化。她不能改變人生而不被批評。她不能表現脆弱而不引來社群的「介入」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的身分不屬於她自己，屬於社群。

她活在一個角色裡，而不是活在她自己裡面。

最低限度工作的女性——31歲

在中型城市——得梅因、錫達拉皮茲、達文波特——女人做著撐起整個州的工作：

——收銀員——清潔工——女服務生——速食店員工——安養院人員——保母——低薪的老人照護員

漫長的班，低薪，零流動性。

她的生活是一連串小小努力的總和：塞滿的時間表、孩子、開銷、汽油、上漲的房租、從不改變的薪水。她的缺席是社會上的：沒有她一切都會停擺，但沒有人把她視為經濟中的關鍵人物。

她是可替換的，即使實際上她無法被替換。

活在距離之中的女性——52歲

愛荷華很大。有些房子離超市要30、40或50分鐘。一間診所可能要開一個小時的車。學校稀少。交通幾乎不存在。

住在這裡的女人面對的是：——嚴酷的冬天——無人協助的緊急狀況——自己處理的疾病——心理的孤立——家庭與孩子的全部責任——缺乏刺激、人脈、鄰近的社群。

如果發生什麼事，好幾個小時都沒有人在。如果她情緒崩潰，她沒有人可以說。如果她有問題，她就盡力自己處理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距離之中。一種世界看不見的距離，因為世界沒有經歷過它。

尾聲——愛荷華州

愛荷華是一個靠沉默的勞動興旺的州。土地不發出聲音。撐起它的女人也一樣。

她們的缺席是每天的：不醒目、看不見、沒有被報導。她們撐起家庭、農場、工作和社群。而在撐住的同時，她們消失在責任之中。

愛荷華不抹去女人。它只是不看她們。

反思——愛荷華州

每個州都揭示了缺席的一個面向。在愛荷華，缺席的形式是沉重的正常。

那是這樣的觀念：「一直都是這樣做的」，女人必須支撐、不能要求，她們的辛勞是天經地義的，她們的聲音不如土地、家庭、農業的節奏重要。

愛荷華教會我們，女性的缺席不需要暴力。一個從不被質疑的傳統就夠了。

這就是它成為這本書一部分的原因：為了呈現那個不改變的美國，以及為它的停滯付出代價的女人。

堪薩斯州

堪薩斯是一片廣大、空曠的空間。田野、風、筆直的道路、永恆的地平線。對許多人來說，它只是更重要的州之間的一個通道。對住在那裡的人來說，它是一種塑造他們人生的地理：孤立、傳統、農業勞動、改變得很慢——如果真會改變的話——的小型社群。

堪薩斯不是用明顯的暴力殺死女人。它用重複、孤獨、選擇的缺乏，以及一種寸步不讓的文化殺死她們。

這是一個一切都沉重的州：道路、距離、宗教、農業工作、社群的評判。

這裡的女人不是因為一件事而消失。她是因為一種節奏而消失。一種從不把她放在中心的節奏。

大農場的女性——38歲

堪薩斯靠工業化農業興旺。巨大的機械、密集的收成，以及永無止境的工作。

在這裡，女人是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：——她們開車輛——她們照顧動物——她們管理家裡的帳——她們為所有人張羅飯菜——她們掌控時間、種子、收成——她們做維修——她們照顧家和孩子。

她和男人做得一樣多，往往更多。但在官方上，她是「家庭主婦」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上的：她創造價值，卻不出現在收入、文件或統計之中。

她是一根沒有被承認的柱子。

小型社群的女性——47歲

堪薩斯的小鎮像封閉的有機體一樣運作。每個人都互相認識。每個人都互相議論。每個人都互相評判。女人活在僵硬的角色裡：——母親——妻子——虔誠的人——在教會裡固定出現——社群的支柱——參與在地學校。

她不能改變人生而不被觀察。她不能崩潰而不被貼標籤。她不能重新塑造自己而不被評判。

她的缺席是文化上的：她不屬於她自己；她屬於社群。

她不自由：她是功能性的。

在最低限度服務中工作的女性——33

歲

在中型城市——威奇托、托皮卡、歐弗蘭帕克——女人做著社會的基礎工作：

——收銀員——清潔工——雜貨店店員——女服務生——安養院員工——學校助理

她努力工作，賺得很少。她沒有成長，沒有職涯，沒有工具。

她的生活由這些構成：不穩定的班、要照顧的孩子、差勁的公共服務，以及吃掉她一半薪水的房租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上的：她做了一切，但對州政府來說，她不是優先事項。

她是可替換的。而這就抹去了她。

活在距離之中的女性——53歲

堪薩斯很遼闊。零散的房屋、沒有盡頭的道路、相隔數十公里的城鎮。

住在這裡的女人面對的是完全的孤獨：——遙遠的醫院——稀少的學校——差勁的交通——很少的鄰居——幾乎沒有社會支援。

冬天很長。夏天很嚴酷。而一切——每一個問題——都落在她身上。

如果車子拋錨，她就等。如果她需要醫生，她得開好幾個小時的車。如果她情緒崩潰，她沒有支援網絡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上的：她消失在一片不是為了保護她、只是為了被穿越而建造的土地上。

尾聲——堪薩斯州

堪薩斯是一個簡單的州。但它的簡單是騙人的。在寂靜、田野、風和空蕩的街道後面，是一場沒有人看見的持續掙扎。

在這裡，女人撐起讓這個州維持運作的一切：土地、家、家庭、社群、工作。

而在她撐住的同時，她消失了。

她的缺席由這些構成：——僵硬的角色——孤立——沒有名字的農業工作——最低限度的服務——心理與身體上的距離。堪薩斯不是用創傷抹去女人。它用習慣抹去她們。

反思——堪薩斯州

每個州都揭示了一種缺席的形式。堪薩斯揭示的是所有形式中最沉默的一種：由地理與傳統建構出來的那一種。

在這裡，一個女人可以一輩子活在一個角色裡、一段距離裡、一份不被承認的工作裡，從來沒有時間或空間去想她真正是誰。

堪薩斯教會我們，女性的缺席不需要極端的暴力或貧窮。只需要一塊不改變的土地，和一種不傾聽的文化。

這就是這個州在這裡的原因：為了呈現鄉村美國如何讓女人背負重擔，卻從不承認。

Ferdinando Frega